

# 你的情感我的成长 永远带着沧桑冒着新芽

——从电视剧《我的巴比伦恋人》与《爱很美味》说起

姜瑀

情感和成长是任何阶层都绕不开的经历，因此也是文学艺术最为恒久的主体。然而讽刺的是，这一题材也日益套路化甚至成为影视剧的“重灾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两部小制作口碑佳剧《我的巴比伦恋人》和《爱很美味》予人惊喜。两部剧集以喜剧的形式在老话题中翻出了新意，提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 形式上的意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部作品都是原创剧集。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大IP、翻拍和改编都被默认为当下最有效的财富密码。这不仅仅因为创作的难和懒，也因为上述方式最容易无差别地网罗观众。然而，这一思路是否符合今日互联网播放和传播的规律？网络生态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精准分众，满足全体网民需求的内容生产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的巴比伦恋人》和《爱很美味》(以下简称《巴比伦》和《美味》)的预期观众，清晰地指向了城市青年女性。《巴比伦》中听着周杰伦读着“玛丽苏”长大的女主人陈美如，《美味》中既享受又困于父母保护的刘净，是拥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教育背景的90后女性城市原住民之典型代表。这一群体同样也是网络文学的主要受众，作为原创剧本，两部剧集在创作手法上也显示出了与网络文学的亲缘关系。

## 喜剧里的女性

两部剧集的另一个共同点在于喜剧。女性与喜剧隐约存在着互相排斥的关系，喜剧所要求的夸张甚至漫画式的表演，与传统性别文化对女性端庄大方或优美迷人的要求天然排斥。女性要在喜剧表演中占有一席之地，有两条途径：其一，完全放弃所谓“女性气质”的追求，如扮丑装疯，香港搞笑电影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女性角色；其二，极尽夸张地放大自身的“女性气质”，如新世纪初年由漫画改编的《粉红女郎》，四位女主人公将四种女性特质推向了极端。以此为参照，可以说《巴比伦》和《美味》呈现了女性以更舒展自如的方式进入喜剧的可能性。

看过《巴比伦》的观众大概都不会反对，剧中最好玩、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梗”便是“情到浓时，共赴巫山”。12岁的小女孩在懵懂中写下这句中国传统言情小说里的套话暗语，结果24岁的成年女性在与王子亲吻后，二人竟然瞬间转移到了巫山山顶——堪称魔法史上最写实的法术，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幽默，不刺伤他人的幽默。它展示出了对于身体欲望温柔而松弛的态度：不再为童年时代的好奇懵懂而羞耻，也不为当下的无法触及而焦虑。《美味》中刘净关于姜山木的梦，也制造了相近的喜剧效果。女性观众看

到这样的段子时发出的笑声，也会是坦诚而落落大方的。对近年来的国产影视剧稍加检视不难发现，欲望与身体更多地以暴力的形式出现在罪案现场，而在有关爱与情感的叙事里几乎消失。在这样的背景下，两部剧集的坦率诙谐，便成了一种难得的清醒与清新。

关于性的幽默只是两部剧集的喜剧效果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更多的笑料来自于反套路。陈美如的少女恋爱日记、夏梦公司收到的视频样片，以及生成培养了这种爱情想象的大量通俗言情故事构成了“前文本”，女主人公的现实经历与前文本一一对应，女主人公的感受却截然相反：是惊吓不是惊喜，是尴尬不是浪漫，是打扰不是爱护。喜剧效果便产生于虚假的讲述被揭破的那一刻。揭破有关浪漫的谎言需要头脑和勇气，而以

幽默诙谐的方式来揭破则还需要平和开放的心境。喜剧领域里的女性创作者和表演者越来越多，或许正是一代女性更为成熟更为自信的表现。

那么，揭破了浪漫的谎言之后呢？自然不是将现实描述成一片功利的无爱的大荒漠，《巴比伦》和《美味》都试图重塑关于爱情和成长的想象。

珍妮丝·A·拉德威在《阅读浪漫小说》一书中谈到，绝大多数通俗爱情故事中的男主角始终不变，变化的只是女主角看待他的态度。一旦女主角确定对方的爱，过去的冷漠疏离就会被解释

为不善表达、压抑情感等等。读者亦如是。这一特征在当下的浪漫叙事中依然顽固地存在，即所谓的“刀里抠糖”。也正因此，叙事焦点往往在人的身上：女主角能否得到这个心仪的爱人。

《巴比伦》和《美味》试图抵抗的正是这样一种强大的传统。陈美如始终在尝试“改造”王子，但这种“改造”不是改变王子本人，而是改变他表达爱的方式。两人交换彼此对于爱的理解，然后摸索双方都觉得舒适的方式。夏梦始终追问的并不是“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爱人”，而是“我想要一段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我在一段关系里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在当下的社会现实里，我们都不甘心却又不得不承认，改变自己或改变他人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真正需要的或许是如何在爱情中求同存异，如何在关

系中保持独立又彼此依恋。不能说两部剧集给出了答案，但至少是一种努力。

两部剧集都没有设置普遍意义上的“大团圆”结局。陈美如失去了爱人，但重建了爱的能力；刘净、夏梦、方欣开始了新的关系，但未来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将爱视作一种能力而非结果，才有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这大概是关于爱情的新的理想主义，也是两部剧集能够在名不符实的女性题材和粗制滥造的甜宠言情中突围而出的根本原因。

当然也存在批评的声音，最常见的便是有关“悬浮”或者中产阶层。然而，换一个角度，这不恰好说明了财富和稳定并不能解决情感关系里的所有问题么？

(作者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我的巴比伦恋人》和《爱很美味》的预期观众，清晰地指向了城市青年女性。《巴比伦》中听着周杰伦读着“玛丽苏”长大的女主人陈美如，《美味》中既享受又困于父母保护的刘净，是拥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教育背景的90后女性城市原住民之典型代表。

▲《爱很美味》海报  
▲《我的巴比伦恋人》海报

## 爱情里的成长

## 徐贵祥谈长篇小说新作《琴声飞过旷野》

# 越过岁月的万水千山，回到孩子们身边

徐贵祥

啾流过……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却发现，“写一本适合孩子阅读”的书，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从思想性说，必须是积极的、正能量、真善美、向上向善的，这个不难做到，我本来秉承的就是这样的创作原则。其次，从艺术性讲，要有创新，写出前所未有的故事和形象，不能落入窠臼，这个也不难做到。可是，要让孩子们喜欢这本书，难在这本书、很多年后这本书依然照耀着他的生活和工作，那就千难万难了。一句话说到底，写一本适合孩子们读的书，你得首先了解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作为一个在军队和作家队伍里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兵，我的思维方式、对社会和生活的认知、对价值的判断和理想的追求，已经接近于固化，用这些经验来创作少儿文学作品吗？当然不行，我必须摆脱大刀阔斧的书写模式，必须节制一泻千里的叙事方式，必须突破洋洋大观的军事文化铺排，特别要警惕炫技。从思想情感到小说结构，再到故事设计和语言表达，都必须力求简洁、晓畅。我把宏大的场面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压缩到极限，让战争史实仅仅作为时隐时现的背景，只让人物登台，上演悲欢离合爱恨情仇。

在创作过程中，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

《草上飞》那样的读物能够迅速进入我的心灵，让我一读就爱不释手，读后久久难忘，因为它适合我那个年纪阅读，它不仅有个激动人心好的故事，而且结构清晰明白，叙事引人入胜，读后发人深省。最重要的是，它满足了我的精神向往和阅读渴望。我喜欢那个军人的骁勇，也喜欢那匹马的忠诚；壮烈的战场震撼了我，那匹马的温情打动了我。那本画册就像一把密码的钥匙，开启了我童年求知的第一扇门扉。那匹马和它背上的英雄，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长期的记忆中挥之不去，激励我生活、战斗、写作，直到写完《琴声飞过旷野》，我的心里仍然有它奔腾不息的蹄声。

每个读者、特别是少年读者，都有英雄理想，都有追求能力的愿望，甚至希望成为大力士，成为无所不能的超人。当然，童年的思想火花，很多属于不切实际的幻想，需要正确地引导。如今的孩子需要什么？需要理想信念，特别是高年级小学生和初中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培养他们的理想信念，文学艺术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能够寓教于乐，能够通过精美的故事，携带积极向上的精神，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神奇效果。

我把《琴声飞过旷野》的主题确定为向上向善向美向真英雄——我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英雄，不一定是战争英雄，也不一定是彪炳史册的英雄，只要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完美，给社会增加一缕阳光，他们就是英雄，平凡英雄也是英雄。

这部作品的主线是革命时期的教育，小说以主人公韩子路为轴心，展开了秋天、白儿扎、姚菊等在红军这所学校里成长的故事。韩子路从一个识字不多、被认为没有艺术前途的山里娃，从一个勉强“滥竽充数”的乐手到可以用二胡传情送报的特殊文艺战士……让我“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歌声一直贯穿作品始终，同恶势力斗争，同潜伏在我们心中的魔鬼斗争，同日本侵略者斗争，同一切艰难困苦斗争，都需要这种精神。

通过阅读资料，我发现，即便是战争年代，我们的红军队伍，也已经有了相当超前的教育理念。通过支队司令员韦思源之口，我表达了这样的观念：“打仗是大人做的事。我们为之奋斗，我们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孩子吗？战争迟早要结束，而我们的建设是长期的，需要这些孩子长大。”在危险的战斗岁月里，韦思源想到的不是急功近利，不是怎么发挥孩子们的一技之长帮助战斗，而是让他们远离血腥的战场，去享受难得的教育。孩子们读了列宁小学，再读随营学校，学的不仅是战争知识，更多地还是学文化，学艺术，学数理化，学外文。教官叶晨霞和李桐等人，充分尊重孩子们的兴趣，发挥他们的特长，让他们释放潜能。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一群小小红军感同身受，用不着讲多少大道理，也用不着许多清规戒律，他们就像春天的树苗，在明媚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成为少年革命者，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栋梁之才，成为自食其力并且报效社会的劳动者。我个人认为，红军时期的教育理念，即便在今天，也

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琴声飞过旷野》是我公开标榜的第一部写给孩子们看的书，既是创新，也是回归。创作过程中我悟出一个道理，其实，文学没有那么复杂，复杂的只是准备和积累。不管哪个时代，不管哪个民族，最美的艺术往往是最简单的。记得曾经看过一幅俄罗斯油画，只有两种颜色，天空是黑的，月亮是白的，村庄和大地是黑的，弯弯曲曲的河流是白的。就这两种颜色，勾画了辽阔的意境，营造了静谧的气氛，洋溢着纯净的诗情画意。

当然，要做到这样的简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需要长期的观察、积累、取舍、锤炼。在简单的背后，有难以言表的复杂劳动。简单的结果是结果，复杂的是过程。作为一个成年作家，要想写好少儿读物，最重要的就是回归，这种回归不是回到童年和少年的年纪，而是回到童年和少年的梦境，像孩子那样天真，像孩子那样纯洁，像孩子那样睡着一双清澈的眼睛，打量我们的明天和未来。这种回归不是说打起背包就出发，马上就能回到来时路，它需要越过岁月的万水千山，拂去世俗生活的尘埃，让童心回到你的心里，让童心帮助你呼唤童心，让童心拉近你和孩子们的距离，回到孩子们的身边。

孩子们最喜欢的伙伴，是孩子。

2022年1月18日

(作者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 创作谈

徐贵祥长篇新作《琴声飞过旷野》刊发于《当代》2022年第一期。小说以主人公韩子路为轴心，展开了在烽火年代里，秋天、白儿扎、姚菊等少年在红军这所学校里成长的传奇故事。韩子路用琴声传输情报，身在日军据点的秋天破译音乐密码后，及时向党的地下组织报告，从而夺取了攻城战斗的胜利。战火硝烟中飞扬的琴声与唱腔，寄托了他们澄澈的激情，坚定的信仰，也代表了民族的希望。新作延续徐贵祥作品的“英雄主义”内核，又在革命战争传奇的书写中灌注了灵动而昂扬的少年气，为今天的孩子们健康成长，提供了生动的历史参照。

——编者

写一本适合孩子看的书，是我的梦想。老家有个习俗，孩子满周岁的时候，要搞个“抓周”仪式，把孩子放在一个大平台中间，四周放上算盘、印章、书本等物件，孩子抓到的第一个物件，往往被认为预示他未来要走的路。这当然不科学，但是一个孩子在他童年时期读到的第一本书，一定会在他的生命中产生深刻的影响，进而可以说，看一个人读什么书，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很难说小时候读到的第一本书是哪一本，我可以肯定的是，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本连环画，名叫《草上飞》，主人公是战斗英雄马俊武和他的战友，那马既英勇又通人性，可以听懂主人的话，揣摩主人的心思，在需要的时候敢跟主人冲锋陷阵，可以在危难时刻拯救主人于生死关头……这本连环画

对我的影响巨大，整个童年时期，我的脑海里奔跑着两大理想，一个是当一个英雄，一个是当一个作家，写一本连环画。

此后的情况是，当兵当了四十年，我没有成为英雄。当作家当了三十多年，我依然没有成为一个连环画作者。直到前年，接到明天出版社约稿，要我写一本给孩子看、成年人也喜欢的书，这是给我一个机会，也是对我的一次考验。调动记忆，我想起采访到过的大别山深处的列宁小学和希望小学，想起了上个世纪90年代，红军在这一带办了不少学校，想起了童年做过的英雄梦和文学梦。从资料上查询，从采访、从民间收集的，从资料上查询的，从过去的故事中生行的……那些活生生的人和精彩的故事像涓涓细流在我的眼前哗